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冰魄寒光剑

(香港) 梁羽生 著

第一回 横跨昆仑来绝域

针迷舵失怕昆仑 穴处巢居何足论
手招黑纹腾竹仗 灵山顶上叩天门

像一个倚天枕地的巨人，昆仑山脉横亘在新疆的边境，那绵延无际的山峰，终年掩盖着皑皑的白雪，遮断了西藏对中国内陆的交通，从古以来，进入西藏的旅人已是不多，而这一条路，更是闻名中外的艰险之路。

然而此际就有一个旅人，居然越过了昆仑山，踏进了西藏的土地，他回头一望，昆仑山已是远远的被撇在他的背后了，想起那巢居穴处的艰险旅程，他不禁傲然长啸，披襟迎风，朗吟诗句！

这一个旅人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，名叫做桂华生，正是武当派北支掌门人，又是名列“天山七剑”之一的桂仲明的第二个儿子。虽然是仆仆风尘，仍掩盖不了他的英风豪气。

只听得他对大山，纵声笑道：“晦明禅师的话倒不是故意吓人，但若说攀上昆仑，就能够杖叩天门，却也未免夸大！”原来他朗吟的这一首诗，正是天山派的创派祖师、那位明末清初的一代高僧——晦明禅师在昆仑绝顶所题的诗句。

桂华生幼承家学，少负盛名，在三兄弟之中以他最为杰出，可是前几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，却败在天山派第四代传人唐晓澜和冯瑛夫妇的剑下，他的父亲名列“天山七剑”，本来和天山派的渊源极深，可是他就咽不下这口气。故此他遍游

名山大川，遍访高人异士，立下雄心大志，要自成一家，再创剑派。

他回头望了一下昆仑，再转过身来，凝望前面的高山，那是足与昆仑共比高的念青唐古拉山，禁不住笑道：“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我初到天山，以为天山高不可攀，而今看来，昆仑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也不见得就低于它了。听说西藏与尼泊尔的交界，还有一座喜马拉雅山，那才是天下第一座高山。可见得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这句话是不错的。武林之中近百年来，都公认天山剑法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剑法，哈，我就偏偏不信这一句话。当年晦明禅师创立天山剑术，号称已撷取了各家各派剑术的精华，然而这‘各家各派，何曾包括了西藏，更何曾包括了中国以外的地方？’面对大山，忽发奇想，要横穿大漠，攀越高山，浪迹天涯，观光异域，寻求那绝世的武功。

正自冥思，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呜呜的号角声，声啸长空，群山回响，声音单调而又凄厉。这时天近黄昏，夕阳返照，云彩迷离，鲜红如血，加上这凄厉的号角声音，饶是桂华生胆大，也不觉有些毛骨悚然。

桂华生跟着那号角的声音，走了一会，走到了一个两山夹峙的幽谷，山谷下一群藏人吹着长长的口角，抬着一尊有三个头的神像，神的一头涂白色，一头黑色，一头红色，藏民们就围绕在神像的周围，且舞且歌。

桂华生在入西藏之前，曾搜阅过许多有关西藏风俗的书籍，也曾跟一些到过西藏的香客学习藏语，知道这个神像乃是喇嘛教中的护法神“节都巴”，非是重大的节日或者要向尊神让解什么的话，不会抬它出来。驻足一听，但听得他们唱的是西藏的“招魂歌”，歌词的大意说道：“拜请尊贵的护法神，体念他们是远来的异乡人，请大神从魔鬼手中夺回他们的灵魂，让我们也得安心！”翻来覆去，唱了一遍，又是一遍。

桂华生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哪里来的异乡人？是染了重病还是受了什么灾难？要惊动藏民请出护法神来为他招魂？”心想“招魂”无济干事，自己随身带有医药，不如走去看看，若能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

藏民们看见又是一个异乡的旅客来到，都有几分诧异，一个长老走了上来，捧上一个用骷髅头做的酒器，盛着满满的酒，酒色青绿，泛有几点血花，这是西藏在举行宗教仪式时，迎接宾客的见面之礼，酒是用青稞酿成的“咷咷”酒，带有点苦涩的味道，桂华生一口气喝了，只听得那长老说道：“尊贵的客人，不是我们慢客，这里有两个在魔鬼城中被勾了魂魄的人，只怕他们的邪气会冲犯了你，还是请你快快离开了吧。”

桂华生诧异之极，问道：“什么魔鬼城？”陡然间狂飙骤起，那长老颤声叫道：“你瞧，那不就是魔鬼城？”桂华生附着他仰头一望，但见天边的云霞中，隐隐现出城廓的影子，街道房屋佛塔城墙，依稀可辨，刹那之间，云彩变幻，这些幻象又归于无有。那些藏民，连长老在内，都在低头膜拜。

桂华生不禁哑然失笑，这乃是“海市蜃楼”的幻景，在海边和在沙漠之上都不难遇见。桂华生虽然不能像近代的科学家一样解释它的成因，（按：这是一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。）但他在横过新疆的大戈壁之时，也曾见过几次，一点不以为异。

那长老眼光一瞥，见桂华生翘首长天，兀立不拜，骇然叫道：“魔城现影，你不求饶，节都巴也庇护不了！”桂华生正想劝他不要庸人自扰，忽然狂风又起，风中杂有诸种怪声，有如战鼓雷鸣，有如猿啼虎啸，有如怨妇哀泣，有如战士高歌，诸声杂作，荡人心魄，骤然间，一股狂风，夹着砂石刮来，把那尊三头神像的“节都巴”刮到地上，碰得稀烂！

藏民们发一声喊，顾不得黄沙扑面，登时在狂风中四散奔

逃。要知这“节都巴”乃是他们的护法大神，神像吹塌，这乃是护法神给魔王打败的凶兆，教他们焉得不惧！

狂飙怒卷，地暗天昏，桂华生也几乎给吹得站立不稳，心中想道：“这风势果然猛烈，那风中的怪声更是惊人。风从藏民所说的魔鬼城那里刮来，怪不得他们以为是魔鬼所发的旋风了。”

幸而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片刻之后，风停沙静，又是气朗天晴，但见法器仪仗，撒了满地，地上躺着两个被黄沙淹没了面孔的人，看他们的装束，似是汉人，当然也就是藏民们要为他们“招魂”的那两个“异乡人”了。

桂华生解下随身携带的水囊，拂拭掉他们面上的尘沙，用清水给他们洗得干干净净，那两个汉人露出庐山真相，却令桂华生骇着了。

这两个人一个是大约四十来岁的虬形大汉，另一个却是十三四岁，眉清目秀，面如冠玉的童子！桂华生失惊叫道：“这不是唐赛花的养子唐灵吗！”

唐赛花是四川暗器名家唐二先生的女儿，她的丈夫王敦在河南巡抚做总捕头，被天山女侠冯琳所杀，唐赛花没有儿子，就收养这个唐灵。当真是爱逾亲生，珍同拱壁，但却有一桩奇怪之处，桂华生和四川唐家乃是世代交情，却从来不曾听到唐二先生或唐赛花提过这孩子的来历，不过这孩子倒真聪明伶俐，惹人喜爱，桂华生在唐家作客之时，也曾教过他几乎武功。

再仔细一看，这虬须大汉也似曾相识，蓦然想起，这人乃是已故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的心腹武士葛腾龙。葛腾龙的武功在年羹尧帐下到算不得是上上之选，但却颇饶智计，熟读兵书，是以年羹尧对他厚礼有加，却反而在一般武士之上。后来年羹尧因为功高震主，被雍正贬到杭州去守城门，终于还是免

不了被朝廷处死。在年羹尧被贬之时，亲友部属风流云散，大家以为这葛腾龙或者会追随他们的，但葛腾龙也随着他的被贬而销声匿迹，当时也颇曾引起江湖上的谈论，但大家想到“树倒猢猻散”这句老话，也就不以为异了，想不到这葛腾龙竟然会出现在西藏，而且同唐赛花的养子在一起！

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，唐赛花怎舍得让唐灵跟年羹尧的武士远涉西藏？唐家一向不理世事，与年羹尧绝无瓜葛，更是自己深知，这孩子又是怎么认识葛腾龙的？若说是这孩子私逃，他又怎么有这胆量，他又怎舍得养母的深恩？

而更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昏迷在这沙漠之上，以至惊动藏民为他们招魂？

桂华生仔细审视，他们身上并无受伤的迹象，抚他们的脉息，也很正常，不似是被高手点了穴道，但见他们双颊晕红，有如中酒，不论怎样摇撼，总是不醒，饶是桂华生乃武学大行家，也看不出所以然来！

桂华生踌躇了一阵，蓦然想起来道：“我何不取出天山雪莲来试它一试？”天山雪莲善解诸般邪毒，桂华生在新疆漫游之时，费了无穷心血，才在天山北高峰取了三朵，这花开时大如海碗，灿如云霞，而今干瘪收缩，也还有拳头般大，取出来时，但觉一缕幽香，沁人鼻观。

桂华生将天山雪莲放近他们的鼻观，过了一会，他们的鼻息渐渐转粗，葛腾龙首先醒转，见桂华生按剑怒视，骇然叫道：“你是谁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桂华生哼了一声道：“待这孩子醒来，再和你说话。”

过了半晌，唐灵也悠悠醒转，一见桂华生，喜极而呼，“桂叔叔，这里是魔鬼城吗？”桂华生心头一跳，道：“什么魔鬼城？”但随即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唐灵，你且待我先问这厮。”转过面来，向葛腾龙喝道：“你好大胆，居然敢拐骗唐家的孩

子!”

葛腾龙这时神智已清，听了唐灵的称呼，也认出了桂华生，仰天笑道：“好一位打抱不平的侠客，不分皂白，就胡乱加人罪名，你问这个孩子是我拐走他的吗？”唐灵叫道：“不，桂叔叔，是我跟他走的。”桂华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为什么离开母亲，跟他出走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唐灵道：“他是葛腾龙叔叔。”至于为什么离开唐家，他却避而不答，看他眼珠闪动不定，竟似大人们想什么事情似的，不似孩子的神情。

桂华生疑心大起，想不出葛腾龙是用什么方法骗走这个聪明的孩子，按剑说道：“把孩子交给我，你自己回去向唐家请罪！”唐灵道：“不，我自愿跟他，请你不要将葛叔叔难为。”桂华生不理唐灵，向葛腾龙斥道：“我不知你是怎样迷了这孩子的心窍，总之，你若不将这孩子给我，咱们今日就按照江湖的规矩，手底见个分明。”葛腾龙淡淡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。”当年年羹尧进兵青海，桂华生义救一个土司突围，曾杀伤过年羹尧的几名武士，葛腾龙自是知道这件事情。故此怎样也不肯与桂华生动手。桂华生道：“好，那就把孩子交给我！”葛腾龙道：“不，孩子也不能交给你。”桂华生怒道：“亏你还算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，好不知羞，你怕死么？”

葛腾龙仰天笑道：“若是怕死，我也不肯历这么多的艰险，带这孩子到西藏来了，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我死后，没人扶助这个孩子！”

桂华生斥道：“胡说！这孩子自有他的养母照料，要你操什么心。”手按剑柄，作势就要动手。唐灵叫道：“桂叔叔，你若是疼我，就请你不要把他为难！”桂华生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唐灵道：“我这一生是跟定葛叔叔了。你若将他杀死，叫我依靠谁人？”

桂华生“咦”了一声，盯着唐灵问道：“你今年怕有十三四岁了吧？怎的还是这般的不懂事体？唐公公和你的妈妈待你还不够好么？你怎么就不念他们的养育之恩？”唐灵眼泪欲流，他本想不说，却怕桂华生将葛腾龙杀掉，眼珠儿转了几转，蓦然叫道：“不，我不是唐家的孩子！”桂华生怒道：“你自小便是唐家抚养，养母恩情比生母更深！”唐灵叫道：“我还有自己的父亲！”桂华生心中一动道：“谁？”唐灵傲然答道：“我的父亲是曾统率百万大军的年大将军！”

桂华生心头一凛，怎么也料想不到，原来唐赛花收养的竟然是年羹尧的儿子。只听得唐灵哽咽叫道：“养母的深恩固然不容忘记，生身之父的冤仇，做儿子的更是不能不报呀！”

年羹尧当年为雍正东征西讨，助纣为虐，豪杰义士，无不切齿痛恨，他后来被雍正杀掉，雍正被吕四娘杀掉，这两件事情都曾经大快人心。桂华生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咦，你还要报什么仇？”唐灵以袖擦泪，大声叫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难道我的父亲就是应该死的吗？”桂华生心中说道：“不错，你的父亲正是该死的人！”这话在舌尖打滚了好几遍，终于还是吞了回去。心中想道：“年羹尧有罪，这孩子无罪。他将来总得明白他父亲是怎样的人，但这时他年纪还小，我若说了，他这稚嫩的心灵如何负担得起？”吁了口气，微笑问道：“你待怎样报仇？”

唐灵鼓起眼睛对桂华生看了几眼，见桂华生的敌意稍稍减轻，说道：“葛叔叔教我，清廷对西藏是鞭长莫及。咱们在这里立下基业，将来便可以在这里举兵，胜可为王，败亦可以据地固守。”说话的神气，俨然就像他父亲生前发号施令的神情。

桂华生心道：“真不愧是年羹尧的儿子，这葛腾龙也不愧是年羹尧的智囊，如此深谋远虑！这事情我可不能不管了！”将唐灵轻轻的拉了过来，含笑说道：“你这孩子倒有志气，但

是非善恶，这得分个清楚。”唐灵道：“怎么，你说说我听。”桂华生道：“你现在受了毒香，应该先睡一觉，睡醒之后，我再和你说。”轻轻一揉，闭上他的晕睡穴，然后转过身来，怒斥葛腾龙道：“好呀，你将一个好好的孩子引入歧途，这罪过还在杀人放火之上！”

葛腾龙道：“我教他为父报仇，又有什么罪过了？”桂华生道：“年羹尧此人，国人皆曰可杀，怎值得为他报仇！”葛腾龙道：“别人杀年羹尧犹自可说。雍正是年羹尧一手扶起来的人，我不为年大将军报仇，怎消得这口胸中愤气？何况年大将军生前以国士待我，我自当以国士报之，别的人对他如何议论，我都不管。”桂华生心道：“曹操也有知心朋友，此话果然不假。”眼珠一转，问道：“雍正不给吕四娘杀了吗？你要报仇，这仇也已报了！”葛腾龙道：“雍正虽然死了，这江山还是爱新觉罗氏的江山！”

桂华生凛然说道：“好，想不到你这年羹尧的心腹武士，说话的口吻竟和江湖义士相同！好呀，他若是为汉族报仇，驱除鞑虏，这我不管。但你得带这孩子，先交回他的养母，待他长大之后，再由他自选前途，这话你依不依从？”

葛腾龙沉思有顷，道：“也罢，看在你今日救我们二人性命的份上，我也得卖你一个人情。”其实葛腾龙立志推翻清廷的目的却和江湖的义士大不相同，他是想利用年羹尧的儿子作为号召，以遂个人野心；同时见唐灵天赋聪明，是个可以扶得起来以图王霸之业的人，故此不惜费尽心机，冲难犯险，将这孩子诱出唐家。

桂华生却把葛腾龙这人看错了，心中想道：“年羹尧一死，他的旧属想撇清还来不及，这人居然有此傻劲，虽说愚忠，也还算得是个有血性的男子。”见他答允，欣然说道：“君子一言……”葛腾龙接口说道：“快马一鞭！”桂华生哈哈大笑道：

“好，我相信你！你把这孩子带回唐家，我写一封信给唐二先生，请他们不要将你怪责。”拾起一块藏民掉落在地上的—块羊皮，用剑尖刺出了几行书信，葛腾龙郑重的将羊皮书藏在贴身的汗衣袋里，其实心中正在另作盘算。

桂华生正想把唐灵弄醒，想起一事，住手问道：“你们刚才说什么魔鬼城？是怎么中了毒的？”葛腾龙道：“为了这魔鬼城，我曾经暗中窥探了好几次。前几次不敢走近，只在对面的山峰了望，这次稍为走近，却不料一阵异风吹来，便告昏迷不醒了。”桂华生诧道：“当真有什么魔鬼城？”葛腾龙道：“这里的藏人，人人都能说一大串魔鬼城的奇迹，我看只怕有什么异人住在里面也说不定？我在对面山峰盼望，就曾经有一两次见过里面有袅袅的炊烟升起，刮风之时，那各种各样的怪声也真是荡人心魄！”桂华生道：“我听过了。”对风中的怪声，尚不觉怎么，听得里面有炊烟却大是引起心中的疑惑，问道：“那么你见到山中果然是有一座城么？”葛腾龙道：“昨晚我们冒险走进山谷，只是隐隐看见山顶有一座圆塔形的尖顶，还未看得清楚，一阵狂风刮来，风中带有莫名其妙的异香，我们便一觉睡到你到来的时候才醒！”

桂华生心道：“看来这魔鬼城当真是有一些古怪，我既到此间，倒不可不去一看了。”伸出手掌，在唐灵身上轻轻的拍了两下，解开他的穴道。唐灵一觉醒来，见桂华生与葛腾龙相向而立，眼光神色，甚是柔和，喜而笑道：“两位叔叔，你们和解了么？”葛腾龙道：“我和你的桂叔叔本来就没有什么冤仇，说清楚了，他当然不会再将咱们为难。”故意强调“咱们”二字，在孩子的心灵中种下了这样的观念，只有他才是与自己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人，无形中把桂华生隔开一层了。近代的儿童心理学家有所谓的“暗示教育”的方法，葛腾龙当然不懂得这个名词，但他把唐灵哄得贴贴服服，所用的手段，正是与这

种教育方法暗暗符合。

唐灵叫道：“桂叔叔，你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，你不再拦阻我替父亲报仇了吧？”桂华生眉头一皱，缓缓说道：“是非善恶，不是很简单的就能分别出来，对你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大家公认的好人。要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是不对，应该多听一些人的议论，好吧，现在我所说的话你未必明白，你回去问问你的母亲和唐公公，再过几年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以你的聪明，定然能够明白事理。”唐灵听得甚为气闷，似懂非懂，听说之后，大声叫道：“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要我回唐家吗？”葛腾龙暗暗向他抛了一个眼色；道：“灵儿，你的桂叔叔是一番好意，咱们现在走吧，你跟我走，准保没有错儿。”

桂华生日送葛腾龙携了唐灵走过山坳，背影冉冉而没，心中一动，但觉放任唐灵跟他，总似有些不妥，但自己漫游西藏，势又不能将他带在身边，葛腾龙既然允诺将他带回唐家，那也只得任由他们走了。

桂华生歇了一会，吃了一点干粮，待得草原日落，月亮东升，便向着藏民所指的魔鬼城方向而去。

走过一片草原，前面是一片沙漠，好在这沙漠方圆不过数十里，走了个多时辰，也穿过去了，前面又是一片草原，走到午夜时分，念青唐古拉山已在目前。桂华生走进那喇叭形的谷口，抬头一望，且见山上冰川交错，俨若银龙交舞，在黑夜之中发出一种淡淡的蓝光，蓦然间狂飙又起，风中果然带有一种异香，中人如酒，桂华生情思昏昏，昏昏欲睡，急忙将天山雪莲拿出，放在鼻观下深深呼吸，仍向前行，风越刮越大，日间所听到的各种异声，又随着狂风吹来，俨如万马奔腾，千军赴敌，雄壮、凄枪、哀号、温婉，各种调子都有，真像极不和谐的大合奏，比日间所听，更觉惊心动魄，桂华生堵塞着耳朵，贴着山脚的峭壁前行，月光之下，但见山壁上无数小孔，就像

蜂巢密布一般，忽然间就在自己脚踏的底下，也听得叮叮咚咚的类似音乐的声音！

桂华生恍然失笑，心中暗道：“原来风中的怪声，却是这个来由。他在天山漫游之时，也曾经听说过这种地底下的奏乐声音，初时也曾给这种声音疑惑过，后来才知道天山山脉这一带，有许多巨大的冰山，由于地震，后面高山的岩石塌下来，把冰山压在下面。冰山一天天的融化，岩石就一天天的架空。岩石中空之处，冰河流动，有时似乐声，有时似脚步声，令到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的人无不心惊胆战。

桂华生再仔细审视山石上那些蜂窝般的洞孔，把耳朵贴上去听，由于洞孔的大小形状不同，风从洞孔穿过，所发出的声音也异，这些蜂窝般的洞孔，自是由于风沙侵蚀而成，由于这里的谷口狭长，风沙吹来，受到山岩峭壁的阻挡，所以剥蚀的现象特别显著。古代沙漠与草原上的居民，即没有近代地质学的常识，更不敢亲自去观察，那就无怪他们以为是“魔鬼的声音”了。

但桂华生仍是不无疑惑，心中想道：“地下冰河的流动和风从岩洞穿过构成了诸种怪声，这固然不足为异。但在藏人的眼中，总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更何况那里又是险恶荒芜之地，为什么有人却偏偏在这种地方居住？是何居心？”再想这“魔鬼城”的传说由来已久，到底是由于诸般怪象附会而成，还是山中确有城池？寻幽探密之心，更不禁油然而起。

这时狂飙已止，桂华生继续登山，攀越过几个险陡的山头，果然别有天地，但见到处是断瓦残垣，还有寺院的废墟和高耸的土塔……显然这是一座古城的遗址，奇怪的是，那些残砖败瓦，已被扫在一起，好像在不久之前，才刚刚经过人工的收拾。

穿过这座古城的遗址，再向山上望去，那就更奇怪了。山

上竟然有一座完整的白塔，约有十丈来高，白塔之旁，有两排房屋，圆形的屋顶，状如覆莲，这种形势的房屋，和西藏一般居民大大不同，还有两幢闪闪发光的建筑，更不知是用什么材料造的。但一眼望去，便可以断定这不是古代遗留的建筑，而是新建不久的房屋。桂华生自是不相信有甚“魔鬼城”，但这气氛却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。

桂华生艺高胆大，再向前行，忽觉夜风中香气极浓，虽有天山雪莲，仍然有点目眩心跳，望过去但见山坡上开有无数奇花，红白蓝三色相间，在朦胧的月色下更显得娇艳无俦，桂华生含了两瓣雪莲花瓣，走入花丛之中，原来随风所送的异香，便是这种奇花所发。桂发生正在流连观赏，忽听得传来了脚步的声音。

桂华生从花叶里向外偷窥，只见一个长着一把山羊胡子的黑衣武士带引着两个白衣喇嘛，正好朝着这个方向行来，这黑衣武士身材魁伟，相貌奇特，看来不像是西藏人。

但那两个白衣喇嘛却更引起桂华生的惊诧，原来西藏的喇嘛分为三派，清朝以前掌权的是红教喇嘛，清代奉黄教喇嘛为国教，红教一蹶不振，但还可以留在西藏，另外有一派白教喇嘛，最高的称为“法王”，在明朝时期，与红教分庭抗礼，曾得明太祖封为“灌顶国师”并“赐统御西藏三部之教诏”，直到明末崇祯皇帝之时，黄教领袖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借青海蒙古族酋长固始汗的兵力，才推翻了白教法王在西藏的统治地位，白教被逐出西藏，逃奔青海，依附另一位酋长加腾汗，至今一百余年，白教喇嘛，从来不敢踏入西藏。

西藏喇嘛以服饰颜色分别，这两个喇嘛自是白教喇嘛无疑。桂华生大为疑惑，心中想道：“白教黄教如同水火，怎地这两个白教喇嘛却敢偷偷进来了？”

只听得那黑衣武士说道：“我们的王子听说法王使者前来，

特地赶到此间，恭迎大驾。还有几位土司，也将要到来，哈哈，这真是罕遇的机缘，难逢的机会！”

桂华生听得莫名其妙，想道：“哪里来的王子？若是藏王之子，他为何不约在拉萨，却在这个古怪的地方聚会？”那黑衣武士的藏语说得甚为生硬，更是引起他的疑心。

那两个白衣喇嘛咕咕噜噜的说了一些话，但这时他们已走上山坡，说话声音听不清楚了。过了一阵，桂华生探出头来，已看不见他们的背影，正待出来，忽见又是一个白衣喇嘛，如飞奔至，将近花丛，忽然一跤摔倒，许久许久，爬不起来，竟似是晕倒了。

桂华生始而发愣，继而恍然。心道：“是了，先前那两个白衣喇嘛带有解药，这个没有，所以被花香迷倒了。”但他为什么没有解药，又没人带领呢？这个，桂华生却猜想不透了。

桂华生从花丛中一跃而出，但见这白衣喇嘛酡头如醉，中毒的情状与葛腾龙唐灵一模一样，心中想道：“葛腾龙方到山谷便已中毒，此人却一直来到花前，内功的深厚，也算难得的！”分了两瓣天山雪莲，塞入他的口中，过了片刻，这白衣喇嘛倏然醒转，跳起身来，用藏话大声骂道：“哼，你用的是什么妖法？”劈面就是一拳，桂华生一掌拨开了，只觉对方的拳力沉重异常，正待说话，那白衣喇嘛，这时已看清楚了桂华生乃是汉人，大为诧异，第二掌打到中途，倏的收回，问道：“唉，你是谁？”

第二回 藏身冰谷遇奇人

桂华生一笑说道：“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未醒来呢。你是谁？”那白衣喇嘛发觉了口中的两瓣莲瓣，再看一看这蓝、白、红三色相间的奇花，失声说道：“咦，原来这是阿修罗花，我一向只从佛典之中知有此花，不想在这儿见到。你是谁，怎的有这样神通？居然能把我救醒？”桂华生道：“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汉人，碰巧带有能解百毒的天山雪莲，碰巧将你救醒，算不了什么？这个什么阿修罗花为什么如此令你惊奇？”那白衣喇嘛道：“阿修罗是梵语中魔鬼的意思，所以又名魔鬼花。《佛国记》中所载，说阿修罗花开之时，人一嗅到这种花香，就像碰到了魔鬼一般，立刻给它迷醉了，果然不差。这花只有在极高的冰峰之上才有，如今他们移植此间，能为也真不小呢。咦，你端的是谁？你是不是他们的人？”

桂华生道：“他们是谁？你又是谁？”那白衣喇嘛诧异道：“你不知道他们是谁？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桂华生道：“我就是想来探这魔鬼城中的秘密。”那白衣喇嘛喃喃说道：“魔鬼城？魔鬼城？”桂华生道：“不错，藏人们是叫这里做魔鬼城。”那白衣喇嘛笑道：“魔鬼城中魔鬼花，怪不得此中有群魔乱舞了。如此说来，你当真不是他们的人了？既然不是，你快快下山去吧！”桂华生摇了摇头，那白衣喇嘛庄容道：“你若不走，只怕你救得了我，我却救不了你呢。快走！”

桂华生见他郑重相劝，微笑说道：“好，等一下我就悄悄溜走。”这时天边飞来了一片黑云，掩盖了一钩眉月。山风又

呼呼的刮起来，那白衣喇嘛疾奔上山，桂华生也趁着夜色如墨，偷偷的跟在他的后面。

待得乌云散开，那白衣喇嘛已不见了。桂华生借石障形，偷偷一看，原来已到了白塔前面。这白塔形式奇特，下面是座方形的庙宇，庙宇中有一座顶上造了一个圆亭的高塔，塔的下层，四边外壁上塑有两只眼睛，眼睛上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，眼下面有一种似乎用来象征鼻子的东西，形如“？”，这种奇异的建筑形式，不但桂华生在走南闯北，从所未睹，即在书本上也未曾见过。

那两幢闪闪发光的建筑就在白塔之旁，白塔前有两个黑衣武士面对面，各自开步向对方走去，碰头之时，一个立正，向后转身，背向而走，各自走到庙的一端，又再转身相向而走，周而复始，为状甚是滑稽。

桂华生轻功超卓，趁着他们转身的时候，一个“白雁冲天”已从他们头顶飞过，落在那座玲珑疏亮的建筑侧面，伸手一摸，但觉触手冰冷，原来这座房屋，竟是坚冰所造。

另一座房屋没有这样冰冷，舐舐指头，却有咸味，原来这是一座是晶盐造的。桂华生暗自笑道：“魔鬼城果然名下无虚，地方、房屋、人物，样样都是古怪透顶。”

探头一望，那两个守卫庙门的武士正各自走到一端，未曾转身，桂华生飞身一掠，端如一片飞坠，落处无声，待得那两个武士转过身来，他已飞上了白塔的第一层，隐身在殿角飞檐之内，偷偷的从庙顶一片透光的琉璃瓦向下窥探。

但见庙里供着一尊数丈高的巨大佛像，一个鹰鼻深目、长发披肩，穿着一件缀以明珠的大红袍子，相貌甚是威严的中年汉子，站在佛像的中间，两旁有一列僧侣一列武士，这时正有三个官吏装束的藏人向他行礼。

只听得一个黑袍僧侣唱名说道：“萨迦藩王使者，弄赞藩王使者。亚东藩王使者谒见王子。”桂华生心中一动，想道：

“原来这人就是王子，看他相貌装束，分明不是藏人，这是哪里来的王子？”

这僧侣和王子的西藏话都说得相当流利，但听得那王子说道：“我不望酬报，一心扶助你们三家藩王做西藏鼎足而立的霸主，只要你们好好待我派来的人，我将来还要派兵来助你们，你们的藩王都明白了吗？”那三个藏官依次说道：“明白啦，我们特来与王子定盟。”

那王子哈哈大笑，首座僧侣走了出来，捧着一个盛满血酒的骷髅头恭恭敬敬的递给王子。

王子将骷髅头高举，大声说道：“基荣基里，达布嘉时？”这句藏语的意思是：“沾饮阁下剩酒，引以为荣，阁下俯允否？”桂华生怔了一怔，这藏话他听得明白，却不知道其中含义。萨迦藩王的使者首先喝了一口，那王子接回骷髅头酒器，也喝了一口，依次递给弄赞和亚东的藩王使者，都是这样。仪式完成之后，那王子哈哈笑道：“从今之后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先派人给你们训练军队。”桂华生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仪式正等如中国的歃血定盟。王子的那句话是客先让主的礼节。

那三个藩王使者喝了血酒，鱼贯退下。待了一会，两旁的僧侣高声唱道：“法王使者到！”王子满面笑容，亲自走上去迎接，来是正是那黑衣武士带来的那两个白衣喇嘛。看来王子对这两个人的重视远在那三个藩王使者之上。

王子弯了弯腰，向他们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法王法体安康？”那两个白衣喇嘛恭身说道：“我佛保佑，托庇平安。”王子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法王远离圣地，我心甚是不安，是以愿充护法，迎接法王回藏，区区之意，不知法王明白了么？”

为首的那个白衣喇嘛答道：“仰仗王子大力，护持圣法，法王欣悦何似，特遣弟子前来向王子敬致谢意，并即定盟。”桂华生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百余年来，西藏各教派纷争，